

則存，舍則亡；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，惟心之謂與。（孟子、告子上）

君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……
（孟子、離婁下）

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（孟子、盡心上）

孟子曰……凡有四端於我者，知皆擴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（孟子、公孫丑上）

自我呈現道德與生理兩層的撕裂，凸顯出儒家亦含幽暗意識的層面，只不過不從此處開發而已。自我掙扎搏鬥之良知，修己但必安人安百姓，欣賞關懷他我之建立；因此，應給予他我存在生存繁榮的空間，權利意識必然滋長，這是可能性之一。不過，長期以來儒家傳統淹沒於權利意識這條線索，亟待加以挖掘，此也是新外王之道。

四、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自我之說

「所有的進步社會運動，到此為止，是一個從身分到契約的運動。」
(⁵)身分是德性之原，契約僅是權利的規範。政治的生活世界，便從良善本性的追求，走向權利的鞏固與維護。權利第一，而良善又因直覺及情感主義的相對多元化，致成諸神的世界，而沒有惟一的歸趨；政治便放棄了對良善追求的目的，而僅劃地自限於權利正義結構的建立，這是自由主義的傳統。

自由主義權利源自何處，來自於天賦人權的賜與，並非源於互動的社群或來自良善仁心意識的轉化。孤子的個體仰望穹蒼，由天地賜與不可讓渡的人權。個體是寂寞單獨的面對上帝的存在，原子碎片化的個體抽象的擁有權利。而原子個體追逐結合的社會，亦不過是權利

的規範與保障，流蕩著功利、契約和權利意識的欲望，我們稱之為市民社會。

熙熙攘攘的市民社會，孤子抽象的個體，橫視其間不過是契約規範的權利，那不是真正的自我。泰勒(Charles Taylor)稱之為政治的原子主義，個體孤子的面對國家社會成為碎片化的存在。⁽⁶⁾這種自我是空洞、沒有血肉的，不能含蘊善的仁心本體，不能成為政治人類學存有的根源。它所構築的市民社會，不過是利益的競逐場合罷了。

社群主義批判自由主義的自我，是一種徹底脫離肉體(radically disembodies)的個體。社群主義所提倡的自我，是依賴式互存主體(Constitutive conception of self)。⁽⁷⁾社群主義的自我是有內涵的，自我是一種好人，自我是一種德性，德性是各類的德性。麥金泰爾(A-MacIntyre)詮釋為智、節、勇、義，謙卑、希望、熱愛等。⁽⁸⁾自我含蘊著無窮的德性，成長於家庭、團體、教會、社會、民族、種族、國家之中。

自我蘊藏無窮的互動德性，就「論語」、「孟子」而言，一者為縱貫縱生人的道德存有內涵為何？一為縱貫橫攝，家國天下的內容為何？兩者並沒有發生衝突。柏拉圖反對個體的善與城邦的善發生衝突的可能性。人類之善除了個體善的存在外，還存在於一個共同目標的社群，它預設了這社群中關於善和德性的廣泛一致，使得公民和城邦結存一體有可能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也能圓融證成。在亞里士多德看來，正義是最高的德性，就論、孟而言，仁是最高的德性。公民德行和個人德性的追求是相容的。

自我的同一性，本質上從依賴我與他人對話關係；⁽⁹⁾就涵蓋著社群、文化、民族等倫理的世界之互動。因此，社群主義必須與良善生活發生關聯，它是迥異於自由主義的公平，正義與正常的程序。⁽¹⁰⁾

論孟的天道觀，賦與政治自我良善的本質，又因天人及良知的關係，曲折辯證開展出權利的自我，此是縱貫縱生的二元發展。更因縱貫橫攝的緣由，萌啓了社群互動涵攝的善之自我。底下摘錄「論語」、「孟子」自我內涵為何篇章。

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（學而）

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。（學而）

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；三十而立；四十而不惑；五十而知天命；六十而耳順；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（爲政）

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（爲政）

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如而不仁，如樂何？（八佾）

仁者安仁；知者利仁。（里仁）

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。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。（里仁）

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。（公治長）

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善民也惠，其使民也義。（公治長）

有顏回者好學，不遷惡，不貳過。（雍也）

仁者先難而後獲。（雍也）

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。（雍也）

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（雍也）

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（述而）

不憤不啓。不悱不發。（述而）

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（述而）

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。（泰伯）

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（泰伯）

毋意，毋必，毋故，毋我。（子罕）

克己復禮爲仁。（顏淵）

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（顏淵）

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（憲問）

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。（憲問）

君子必以爲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（衛靈公）

君子矜而不爭，君而不党。（衛靈公）

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不以怨。（陽貨）

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（子張）

「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；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；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

「由是觀之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；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；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；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，自賊者也；謂其君不能者，賊其君者也。

（公孫丑）

上述是縱貫縱生的仁、性善自我之內涵。自我不再是抽象、空洞脫離肉體的，他有血有肉有情有義，擺脫了自由主義的空洞自我觀，而兼具社群主義構成性自我的色彩。

縱貫的道德創生實體，性之不容己，仁善本體之發用，下學上達。於橫攝面必通貫家國天下，此又同於社群主義；底下摘錄論、孟立己立人篇章，作爲佐證。

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（學而）

因不失其親，亦可樂也。（學而）

孝乎，惟孝友于兄弟。施於有政，是亦為政，奚其為為政？

里仁為美。擇不處仁，焉得知？（里仁）

德不孤，必有鄰。（里仁）

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（公治長）

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（述而）

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（顏淵）

君子成人之美。（顏淵）

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（顏淵）

近者說，遠者來。（子路）

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（憲問）

修己以敬…修己以安人…修己以安百姓。（衛靈公）

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（衛靈公）

君子矜而不爭，群而不黨。（衛靈公）

樂多賢友……。（季氏）

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（陽貨）

古之人與民偕樂……。（梁惠王）

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。（梁惠王）

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（梁惠王）

人人親其親、長其長、而天下平。（離婁）

自由主義預設了缺陷的自我觀、自我是空洞、抽象的，沒有歷史、文化、社群、人性的內涵，自我成為政治的原子主義，自我是碎片的。社群主義者主張自我，是由歷史、文化、社群等雕塑而成，才知道我是誰，賦與自我社群意識。

先秦論、孟的自我觀，不但邁過了自由主義還超越社群主義。自

我可以孤立縱貫的挺立，挺立出仁心善性，並轉化出權利正義；縱貫而且縱生，明覺感應創生了萬有萬物；非僅是自我，宇宙的萬有萬物皆具備仁心善性，渾然與物同體，上下與天地同流。論、孟的人性自我觀，不似自由主義自我的空洞虛無，而僅剩為維持自我的生存的權利觀。論、孟的自我，可以創造潤物，己欲立而立人，而見證每個生物皆有存在的價值，而有了生存的權利意識，比同於自由主義的工具權利觀。但論、孟的自我，且具仁性惻隱之心，不斷切磋追求成聖成德，超拔提昇生命之途，又給自我良善發展的力量，不能自己的擴張至社群。政治不再自限於契約論的工具性權利意識，還應擴展至良善生活的探尋，此同於社群主義，但邁過自由主義。

為何說論、孟的自我觀，超越於社群主義。社群主義主張自我由社群來雕塑，社群優先於自我。萬一社群僵固異化了，不再是共同良善的追求，而是少數野心份子操控的狂熱集體意志，自我犧牲淹埋於法西斯的非理性盲流之中。儒家的自我觀以仁心善性為主體，他不是全面性的意識型態價值義理，而是一種亦宗教亦道德的人生信念，可免意識型態之困。再則，儒家重視歷史、文化、民族，此同於社群主義；但是儒家就發生學而言，並不一定主張社會先於個人，集體是由個體擴充出去，儒家就根源來說是個體論的。集體是個體生命的擴充，而不是如黑格爾氏所言由集體代表了個體，消滅了個體。所以，論、孟的自我觀，家齊國治天下平，同於社群主義，但不為集體的符咒所扼，而彷徨為縱貫生為基礎的縱貫橫攝自我人性論。論孟的自我，涵蓋了良善、權利與社會的自我。

論、孟縱貫縱生的人性內涵之自我，又基於仁心不容己，而有了橫攝面的家國天下之存養擴充。自我不再空洞、碎片，又涵攝社群。這是論、孟自我，在政治人類學現代化過程，日新又日新的一面。